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丛书

李希凡 文学评论选



.7

ZHONGGUODANGDAIWENXUEPINGLUNCONGSHU

李希凡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3,000 印张：9.75 印数：1—3,300

统一书号：10109·1785 定价：(平装)1.10元(简易精装)1.25元



作者近影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

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泥土的芬芳	(1)
革命英雄的传奇和革命英雄的形象	(6)
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	(25)

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物的颂歌

——读康濯的《春种秋收》	(47)
--------------------	--------

是提高还是“拔高”

——读《达吉和她的父亲》及其讨论	(62)
------------------------	--------

生活的诗和艺术的诗

——评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	(76)
-----------------------	--------

旧地的抒情

——读《野牛寨》	(94)
----------------	--------

题材·思想·艺术

——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述评	(99)
---------------------	--------

英雄的花 革命的花

——读冯德英的《苦菜花》	(115)
--------------------	-------

和平的战歌

——读《在和平的日子里》	(127)
--------------------	-------

运用评书形式反映伟大斗争的好作品

——读《烈火金钢》	(136)
-----------------	-------

也谈《野火春风斗古城》	(147)
阶级论还是“唯成份论”	
——评《青春之歌》讨论中的一个观点	(158)
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	(170)
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	(193)
朱老忠及其伙伴们	
——《红旗谱》艺术方法的一个探索	(206)
生活真实和理想威力的高度融合	
——论《红岩》思想艺术的一个特色	(223)
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读《欧阳海之歌》	(235)
漫谈蒋子龙历史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248)
巍巍青山在召唤	
——读《高山下的花环》	(275)
喜读《蛙女》	
——胡万春长篇小说《蛙女》序	(287)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读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 评价所想到的	(293)
后 记	(302)

泥土的芬芳*

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血肉相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简单再版。毛泽东同志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句话，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对现实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反映，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地指出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在文学艺术创作里，典型化是文学艺术家所依靠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不过，真正能掌握这种艺术手段，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任务，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于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来说，这里当然首先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生活，概括生活，但是，如

* 本篇原载196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果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不具有高尔基所说的“比别人更饱和着经验——人生底知识，而且由于经验底重压，具有着把自己的印象装饰在形象里面的本领”，那么，或者是没有劳动对象，或者是对劳动对象的“原始材料”掌握得不充分，不丰富，不深，不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修养的作家，也无法运用典型化的手段。

读过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人，都不能不佩服它的作者梁斌同志对于农村生活是那样熟悉——熟悉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村的斗争生活，也熟悉旧中国农村的祖祖辈辈的斗争史和血泪史，大概也正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体验里有这样一座丰富的宝库，他才不仅能创造出一个交流着历史和现实丰富斗争经历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典型——朱老忠，而且创造一大批性格不同的旧中国农民的群像，如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等。

透过锁井镇上这些不同性格的农民群像的生活和形象的画面，你仿佛真是生活在冀中平原的村落里，呼吸着浓烈的泥土的芬芳气味。在这里，我们不谈这些大问题，只谈一个小例子。《红旗谱》卷一第二十三节，在运涛入狱、老祖母逝世，严志和出卖宝地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宝地’卖了？”江涛才问这么一句，又停住。……

严志和说：“这是你爷爷流着血汗留下的，咱们一家人凭它吃了多少年，象喝爷爷的血一样，象孩子吃奶一样呀！老人家走的时候说：‘只许种着吃穿，不许去卖。’如今，我把它卖了，我把它卖了，今天不是平常日子，我再去看看它！”

涛他娘说：“天黑了，还去干吗？你身子骨儿又不结实。”

江涛见父亲摇摇晃晃走出去，也紧走两步，跟出来。……走到小渡口，上了船，江涛拿起篙来，把船摆过渡。父亲扶着他的肩膀，走到“宝地”上。

“宝地”上收割过早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垅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小花儿。脚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象是有弹性的，柔软得象踩在发面团上走路，发散出一种青苍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跪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江涛在黑暗中，也没看见他是在干什么，叫起来：“爹，爹！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哏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啦！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气味！”

江涛一时心里慌了，不知怎么好。冯老兰在父亲艰难困苦里，在磨扇压住手的时候，夺去了“宝地”，他异常气愤，说：“爹！甭难受：早晚我们要夺回它！”

严志和瞪出眼珠子，看着江涛问：“真的？”冷不丁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

土地，土地，它就是封建小农经济的旧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多少人象梁三老汉（《创业史》里的人物）那样为了得到几亩土地，辛勤劳动一辈子，结果换来的仍然只是肩背上的死肉疙瘩；多少人为了土地的被夺而上吊、抹脖子。因此，旧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厚的感情，是包含着生命的感情，有着辛酸血泪的内容。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文学描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是特别丰富的。但是，能够象《红旗谱》写出了这样震动心弦的场面，却也还是少有的。

看了这样一个场面，你真象置身在这块黑油油的宝地里，

也呼吸到那“青苍的香味”，体验着严志和或者严江涛的感情经历，从内心里激荡着爱和恨。……

用吃土来表达对失去的土地的恋和爱，这或者只能是严志和这个朴实农民的感情方式，换个朱老忠，他不会这样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这段震撼心灵的性格描写，却又是旧中国农民对土地感情的典型的写照，因为它是那样突出地概括了这种深厚的、强烈的感情。

当然，在《红旗谱》里，这种激动人心的农村生活、农民性格的描写和刻画，是它全书的特色，但仅仅就这个小例子来看，我以为，如果梁斌同志没有农村斗争生活的丰富的经历，没有和农民心贴心地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就不可能对他所描写的生活和性格，做出这样高度的概括，典型的写照。

我们不很了解梁斌同志对于这样一个细节的构思过程，只知道作者是把严志和的性格和朱老忠的性格相对照来写的，是把严志和作为继承了他父亲严老祥的“软善”的“传统性格”、“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见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很明显，这样一个细节描写，也是强烈地表现了严志和的“软善”的旧中国“地道农民”的性格。但是，尽管这是一段非常个性化的描写，而和同类作品同类描写比较起来，又不能不承认，这种生活、这种性格、这种感情，在这里是做了更高的艺术概括，可以称得起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那样撼动人心的力量！

典型化，这确实是文艺创作上常见的术语，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却不只是作家要经历一段创作甘苦的问题，它还必须包含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只有象毛

泽东同志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典型化的“创作过程”。典型化，意味着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对待生活的素材，也意味着必须以丰富的感性资料作为基础。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艺术又毕竟不是生活的简单的再版，它需要选择、提炼、集中、概括，需要象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创造艺术的真实，象蜜蜂酿蜜一样；蜜蜂是从各种花里一点一滴地采集最必要的成分的”。^①

① 《给青年作者》第67页。

革命英雄的传奇和革命英雄的形象*

一

近几年来，在反映我国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间，出现了四部富有传奇特色的作品，即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它们的内容都写的是富有传奇特色的革命英雄故事。当然它们在思想、艺术成就上是并不一致的，但一般地说，从文学作品的普及性的广度来看，它们的深入群众，较之其他方面许多优秀的作品，却拥有更多的读者。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即使是其中最好的作品，象《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也并没有超过其他优秀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那么，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

其一，我国人民对于反映重大政治斗争特别是反映历代革命战争的作品以及传奇性的英雄故事，有着特殊爱好的传统。这在上千年的文艺发展史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在章回小说中间流传最广的、是《三国志演义》、《水浒》、《说唐》、《说岳》

* 本篇原载《文史哲》1961年复刊号。

等书。从章回小说见之于文字形态来说，是始于《三国》、《水浒》；从说唱艺术的历史发展来看，也是从一开始，大量的历史故事和英雄故事就是它主要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在列举北宋东京瓦肆伎艺人名的时候，其中多数艺人就是以“讲史”出名；而《都城纪胜》所说的说话四家，其中“扑刀、杆棒”、“士马金鼓”之事，“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也是它们主要的内容。到了南宋时代，更是充满了所谓“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志。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①，从这些情况看来，我国说话艺术的源起，就以反映历史英雄故事，激励人民斗争意志见长。而人民对于这一部分作品的偏爱，也恰恰从文艺史上论证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②正是由于中国人民是这样的人民，因而，在精神生活的领域里，也就必然有着这种“特殊”的反映。几百年来明、清封建统治者曾经怎样千方百计地摧残、焚毁《水浒传》的各种版本，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水浒英雄们的反抗，水浒英雄们的形象，一直是封建时代广大农民的精神火把，不断地把他们引上了反抗的道路。

当然，我们时代的革命斗争生活，无论其内容的丰富性和

① 见《醉翁谈录》。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精神，都是远远超过过去的一切历史，一切英雄人物所能容纳的内容。但这个传统，却也是为我们时代的革命英雄传奇作品，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其二，和这个传统相联系，我们民族的文学形式，在传奇性的情节和英雄形象方面，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感人魅力的丰富的创造。而新的革命英雄传奇中的最好的作品，又正是对于这个传统的某些方面有所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故事性强，情节的安排也具有引人入胜的特色，而且语言通俗易懂，没有洋腔洋调，这也是使它们能够在读者中间得到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并不复杂，但这却是文学批评工作需要给以重视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解放以后，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斗争，就是肃清黄色书刊在一般读者和青少年读者中间所散布的思想毒害，在这种黄色书刊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那些宣传封建迷信、封建道德或者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的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在这场斗争中间，我们的革命文学作品和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象《刘胡兰小传》、《可爱的中国》、《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作品，都起过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它们成为读者的生活的教科书、革命的教科书，传播着革命的理想，宣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只不过这一部分作品绝大多数是介于历史和文学体裁之间的传记，而一般文学作品，除去赵树理同志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能够深入广大群众中的，大概以《铁道游击队》和《新儿女英雄传》一类作品流行得最为广泛。自然这一类作品从今天看来，思想和艺术水平都并不很高，但却正是它们夺取了黄色书刊的阵地，以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新的革命英雄传奇的故事，吸引着广大的读者，为我们的革命文艺

深入一般读者群众搭了一个过渡的桥梁。如果说在建国初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书，在这方面做了启蒙的尝试，那么，最近几年来涌现出来的这四部长篇，则更鲜明地展示了它们的特征。

从题材内容来看，《林海雪原》是描写了一支在东北和国民党匪帮——所谓“中央先遣挺进军”——周旋作战的人民军队的小分队，怎样在林海雪原中追踪侦察剿灭匪徒的故事。这在我国文学作品的题材里，还是一个新鲜的内容。一支二三十人的神奇的小分队，象一把钢刀一样，猛地插入到林海雪原里，超越天险，深入虎穴，征服稀有的困难，驰突奔袭，进行了四次震撼人心、惊险奇绝的战斗，那千变万化的斗智斗勇，确实是自古以来的英雄传奇故事所未曾有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描写抗日战争期间敌伪占领的一座古城中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的故事。它所反映的虽不是《林海雪原》那样的惊险奇绝的斗争，却也以特有的曲折、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生活的传奇色彩，迷人耳目。《烈火金钢》则是以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五一”反扫荡的斗争生活，构成了它的长篇评书英雄故事的内容。《敌后武工队》和《烈火金钢》的历史背景相同，只不过它是描写了一支“在敌后的敌后”开辟工作、打击敌人的武装工作队的斗争生活。

这四本小说的题材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传奇性的特色。而它们的这种传奇性的色彩，又不同于过去一切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传奇，因为这些作家所歌颂的既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人物，也不是缺少明确革命目的的农民英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的英雄行为虽然展示在个别英雄的传奇故事里，而他们斗争生活的目的，却是为了民族、民主革命